

心灵站台
xinlingzhantai

小雪之韵

□ 吴晓波

“云暗初成霰点微，旋闻簌簌洒窗扉……拥炉睡思难撑拄，起唤梅花为解围。”这是宋代诗人释善珍对小雪的描述。小雪轻盈兼具顽皮的天性跃然纸上，读来顿感小雪吻面、犬吠叩门、梅花暗香，诗兴盎然。

小雪总是来得轻盈飘逸，恰如杨柳摆风、稻花飘絮，星星点点，悄无声息。如果把大雪比作一场隆重的冬的盛典，那么小雪就是一场开在乡村页面上含羞带娇、洁白晶莹的花。

冬后的乡村，四野空旷而素净，村庄青瓦薄霜，沉静而又内敛。户户窗台上悬挂红灿灿的辣椒、黄灿灿的玉米，组成一幅幅流着色彩的年画。一个又一个隆起的肥美草垛，披着澄黄洁净的礼袍，俨然列队迎宾。一切，都仿佛为了迎接一场小雪的盛开。

小雪，小雪，冰雪聪明，往往都是踩着农家人的梦点来的，轻车熟路，在村前大柳树的指引下，蹑手蹑脚地登门入户，似烟火，似精灵。清晨，吱呀一声，推开柴门，院内草垛上、墙头上、屋顶上、窗台上，全都披上一层薄若寸许的白雪，院内空古而宁静，处处弥漫着一股雪花自带的冰清玉洁的清香，收获满满一怀惊喜。

树木的臂弯上也盛下了少许白雪，不多不少，略施淡妆，远看，似为风格古朴、影影绰绰的清丽佳人。早起老农轻轻地一咳，似乎惊了小雪的梦，雪花簌簌地落下，落英缤纷，佳人起舞。



小雪滤后的清晨，格外清新简静，催人早起。圈中的老牛也好奇地把头伸出圈外，探个究竟，圈上一缕顽皮的雪，不偏不倚落了下来，让老牛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鸡鸭嘎嘎出圈，撵着满院的雪花追，新奇而快意。

雪后小村，青砖黛瓦着素衣，更加超然而宁静。小巷依依，柴门轻掩，犬吠相闻，袅袅炊烟缠着乡音不离不弃。轻折一枝竹枝，沿着石径小道踏雪寻梅，感受大自然深处意境久远的写意，是内心

的澄澈，是顿悟的空灵。

小雪性格内敛，不张不扬，总爱在岁月处留下或多或少的空白。田野处、远山上，薄薄的雪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山野、田垄清瘦的脊骨，水墨宣纸，宛如一幅铺陈在大地上之高古雅致的宋画，意境幽远而旷达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感乎天地之造化。

雪后艳阳。身背书包的上学郎，咯咯的笑声，撑破了雪后的清冷。他们娇小玲珑的身躯，迎着艳阳，在乡村小道上

飞奔，传递着雪花的喜讯，仿佛也要飞成一片快乐的雪花。

幸运者，感受一场太阳雪，那真是人生的造化。一场小雪迎着阳光飞舞而下，意念坚定，义无反顾，只为与古老的村庄来一场不见不散的约会。落在草尖，顿时化了；落在手心，顿时化了；落在眉上，化作了一滴洁白晶莹的泪，是思念，如亲情。那是一种决绝的美，那是一种凄清的美，那是一种让乡愁如烈火燃烧般的美。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棉花的翅膀

□ 朱晓静

“未品秋浓已入冬，北风潜入悄无声”，晚上睡觉时也觉得凉气袭人了，就拿出结婚时母亲陪送我的棉被。雪白的被里，龙凤呈祥云彩花朵图案的绸缎被面，絮的是上好的云一样洁白柔软的棉花，暖得像母亲的呵护与疼爱。

乘着棉花的翅膀，我的思绪飞到了上小学的年代。那时候，学校提倡学生“勤工俭学”，于是，放学后我们四处捡废铁、空瓶子、牙膏皮，然后拿去卖钱，可是在那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，连破烂也不是经常有的。

于是，我们把眼光都盯在假期干农活上。那时候，我刚上小学三年级，学校有规定：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必须参加假期劳动，而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年纪比较小，因此，学校对我们格外照顾，不必像高年级学生那样整个班级一起劳动，而且挣到的钱还可以归自己。于是，每到假期来临，我必是没白没黑地赶作业，然后就跟着大人去干农活。我的家乡盛产棉花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干的最多的农活就是春天种棉苗、夏天给棉花打顶、秋天拾棉花。

我人生的第一笔钱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的秋假拾两周棉花挣的。第一天“斗志昂扬”地干了3个多小时，收工的时候我总共给了10多斤棉花，按当时的价格，一公斤棉花一毛五分钱，那片

棉田的主人，按辈分该叫作二大爷的当场给了我七毛五分钱。

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属于自己的钱，兴奋得不知如何才好，急匆匆地赶回家，将钱交给正在做饭的妈妈。还不到9岁的我，已经懂得了父母的艰辛，并渴望用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家出一份力。

从那天以后，我每天都去拾棉花，妈妈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小兜兜，挂在脖子上，这样拾棉花就很快。可是，拾棉花毕竟是个体力活儿，花兜一直挂在我身上，棉花塞满后倒在田间的袋子里再继续拾，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总是干一会儿就停下来歇歇，谁料想，越歇越累，一点儿都不想干了。可我骨子就有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，心里觉着不甘，于是浑身就来劲了。一起拾棉花的大人也夸我能干，我也就越发肯干，以致于回到家松懈下来，整个人就瘫软了，饭也不想吃，话也不想说。妈妈劝我第二天不要去，我也不吭声，但第二天一早吃了饭就又出发了……

很快，为期两周的秋假就过去了，我一共挣了二十块零六毛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。

如今，盖着妈妈陪送我的棉被，乘着棉花的翅膀，我又回到了那段拾棉花挣钱的日子，那可真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啊！



冬雪

□ 徐淑荣

下雪了，雪好大，冷风如刀，丝丝入骨。把自己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，匆匆行在归家的路上。雪花飞舞，冰冻了所有的思绪，晶莹的世界只剩下路边孤寂的枯木，静静期待暖春的到来……

路，好漫长，看不到尽头。眺望天空，如絮银花似少女的唇，给急行的我送来冰冷的温柔。

玉蝶翩翩，乘风归宿。惆怅和寂寞在纯洁的冰冷中融化。盈盈雪花，涌向大地，似学落红化作柔软春泥，还是欲将自己化作幸福或痛楚的泪滴？

玉洁冰清，苍穹飞扬，当你选择独舞的时候，可曾认明了清幽的归处？也可曾知大地母亲的胸怀能否承载你无限的爱恋和依赖？

雪继续下着，扬扬洒洒的连天花给夜空增添了几分诗意。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光，催促着风雪夜归人的脚步。

今夜如此寒冷……

诗人说：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质朴、执着的雪花，你有春天吗？你的春天在哪里？是在独行者的衣襟上，还是在飘着朱砂梅香的笑靥里……

心香一瓣
xinxiangyiban

在迁居菏泽之前，我在鄄城县城郊一个叫东李桥的小村里购建了一处平房，并居住了6年多。期间，我结识了平生第一位忘年交——邻居老常叔，一位在司法、民政等部门工作多年的退休干部。老常叔喜欢养花、看报，共同的爱好、耿直的性格使我俩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我养的那些花，十有七八是从老常叔那里免费移栽过来的。除了花，他还隔三岔五送我花盆和肥料，义务支援、指导我这个养花爱好者，使我一步步由“花盲”成为“花痴”。老常叔也在教导、帮助我这个小花友的过程中，放大了他养花的价值，锤炼了养花的境界，收获了玉成他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。

老常叔不仅养花、赏花，还善评花——净化空气、插之即活的吊兰、绿萝，那叫朴实无华、随遇而安；防辐射、耐干燥的仙人掌、仙人球，那叫心存傲骨、宁



菊品人生

□ 李仙云



时令已进入初冬，婉约秀雅的古园林，被成千上万株菊花点缀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，菊装点了朴素的岁月，也给萧瑟清冷的季节，带来一抹靓丽暖人之色。每至此，我必会进入古园林，静赏素菊，细品花韵，园艺师独具匠心，将花儿摆于绿草丛中，它们虽开得清雅明艳，却自带一种“不招摇，却醒目”的傲然风骨，难怪那么多文人雅士将菊花视为知己，泼墨赞颂。观之润目涤心，最喜在回廊亭榭间，静坐菊花边，看幽鸟相逐，望白云踱步，那种让身心放逐于自然花鸟间的闲适，妙处难以言说。

正望着一株花瓣硕大、开得胜似牡丹的玫红菊花心生欢喜，突然，一对夫妻映入我的眼帘，丈夫推着轮椅上的妻子，他们一边赏花，一边向我身旁的小径徐

徐转来。同为轮椅族，其妻子轻轻的一个微笑，便一扫我心间的顾虑与芥蒂，在这个暖阳和煦的初冬，在满园飘逸着袅袅清香的菊花间，我与这对夫妻似故友般叙谈起来。

丈夫是当地“土著”，妻子则是川妹子，他们结识于妻子的家乡成都，五年前就是在那里，娴静秀雅的妻子在一次意外中颈椎损伤，造成高位截瘫。丈夫说，当时真感觉天塌下来了，妻子卧于病榻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他百般无奈，只能辞了工作全身心照顾，可昂贵的治疗费加上生活没有着落，他嗓音低沉地说：“真不知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最后，他只好带着妻子回到江南故里，他去工作，让年迈的母亲照顾全身瘫痪的妻子……”

好在有国家对残疾人的各项补贴与

照顾，如今他将妻子安置于福利院，请了雇工24小时照顾，他也可以腾出身安心工作，以维持生计。丈夫满脸疼惜地看着妻子，很动情地对我说：“你虽坐在轮椅上，但你上肢没有问题，情况就好太多了。我爱人太可怜了，她的手完全不能动，我给她买的水果，如果雇工一忙，忘记给她吃，水果放坏她都吃不到。我想给她买个平板电脑解闷，可她根本没办法用……”丈夫说得心酸无比，妻子满脸泪痕对我说：“我们的痛苦无法言说，只有夜晚暗自流泪……”

望着他们夫妻俩渐行渐远，我不由在心中喟叹，人生苦短，他们经历了那段凄风苦雨，被如刀的时光雕刻后，依然还能牵手同行，不离不弃，这种情感，如这满园菊花，历沧桑依然倔强绽放、馥郁清香。

正怅惘慨叹“人生海海”，一位老阿姨走了过来，她满脸和善地对我说：“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，我们同是‘天涯沦落人’，所以我感同身受。”原来阿姨的老伴在一次车祸中伤了头部，智力严重受损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严重时都不识家人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阿姨每天陪伴左右，稍不留神，就不定弄出什么乱子。

“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，不足以谈人生！”没有经历过人生至暗打击的人，也很难领悟生命的无常，就如这满园菊花，没有经历冷侵霜煞，又怎么会开得这般冷艳明丽。抬眸远望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几个花蝴蝶造型的菊花旁嬉戏玩耍，我突然就想到罗曼·罗兰的那句话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”

邻居老常叔

□ 李志联

折不弯；花大香浓、观者如云的牡丹、芍药，那叫天性张扬、风光一时……而他最常说的还是——“花比人强多了，你咋样待花，花就咋样待你”。

我养花虽不专业，但是在买书、看书、写作等方面还有些心得。于是，我经常把看过的好书、报纸杂志分享给老常叔，并交流读书看报的一些体会，发一些感慨，惺惺相惜。有一次，他兴冲冲地举着一张报纸赶到我家，高声对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的岳母和妻子说：我看见李志联写的文章了，上面还有我呢，真不孬！

后来选调到菏泽市农行工作后，只要不加班，我坚持每周回鄄城东李桥，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浇花，就是迫不及待地赶到老常叔家，送上几份他爱看的报纸或杂志，听他谈谈最近的经历和感受。如果哪个星期回去晚了，在家门口迎接我的，不是老常叔背着双手“咋回

来迟晚”的高声喝问，就是妻子“老常叔来找你好几趟了”的低声嗔怪。

再后来，我把家搬到了菏泽城区，平时就很少回东李桥了。由于缺乏沟通交流，老常叔养花的热情逐日下降，养的花似乎也不如先前那般鲜亮好看了。我听说在鄄城居住的岳父母讲，老常叔多次提醒他们——“志联回来了，一定要给我提一声”。每次见到我，老常叔都会他乡遇故知般地和我开开心心聊上好一阵，新闻历史、国内国外，兴尽方归。

买了新轿车后，我专门回了趟鄄城东李桥，载着老常叔在县城转了一大圈，他神采奕奕，好评不断，比自己买了轿车还高兴。下车时，老常叔有些失落地带我回东李桥，他不太养花了，养花容易，懂花难。身体也不如从前了，他开始坚持跑步，每天五公里。而且，他又喜欢上了写日记，练手益脑，一举两得。



养花陶情益智，充满情趣，但也费心耗时，既要有“伴花成长”的耐心，又要有“与友同赏”的胸怀和雅兴。我知道，老常叔的爱好转向跑步与日记，也有我的责任。

等放假了，我准备再回东李桥看看，和老常叔说说话。到时候，我该送老常叔点什么吧？



曹凤

暖暖的棉花糖

方圆 摄

小小说
xiaoxiaoshuo

特殊的乘客

□ 佟雨航

这几年，三狗家里有了几个闲钱，老婆秀芳便决定买一辆小轿车，让三狗去镇上拉客挣钱。三狗兜里揣着证呢。

小轿车买回来的当天，秀芳叫三狗拉着她和孩子到娘家“秀”了一圈。第二天，三狗就正式“走马上任”，开着小轿车去镇上去拉客挣钱了。

三狗到镇上一看，立刻就傻眼了。镇上拉客的小轿车一辆挨着一辆，从街头一直排到了巷尾。自从“汽车下乡”后，买小轿车的农民摩肩接踵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农民买小轿车自然不能摆在家里当“花瓶”，除了自家出门使用外，再就是到镇上拉客挣钱外快。

小镇的客源就那么多，而来镇上拉客的小轿车却与日俱增。镇上车多客少，竞争激烈异常。于是，车主们便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一个个嘴上抹了蜜一般甜。三狗生性木讷，不善言谈，是个“三杠子也压不出一个屁”的主儿，所以在这方面就吃了大亏，他车前冷落，乘客稀少。一连几天，三狗便是没揽到一个乘客，没挣到一分钱不说，还搭进去百余元的油钱和饭钱。为此，老婆秀芳大骂他窝囊废，不是男人。昨天晚上，秀芳下了最后通牒：明天再不开张见钱，就让三狗脑袋开花见血。老婆秀芳泼辣彪悍在村子里可是出了名的，她说得出口就干得出来。

一上午眨眼又过去了，三狗一如既往地没揽到一个乘客。他急得午饭都没心思吃了，嘴唇上也起了一个水泡。倒是有几个乘客打他车前经过，他张了几

次嘴，可话硬是蹦不出来。结果客人斜楞他一眼，扭头去了别的车主那里。

话说就要临近傍晚了，看来三狗今天又要空手而归了。和他车挨着的“丰田”车主光头强挤兑他说：“三哥，看来今儿个又得光着回家喽……”三狗狠狠地瞪了光头强一眼，望着西落的夕阳长长地哀叹了一声。

正说着，从街角转出一位老太太，颤颤巍巍地向三狗他们这边走了过来。见有疑似乘客出现，光头强立马下车三狗迎了上去，一边贴心地用手搀扶着老太太，一边热情地说：“大娘，您老去哪儿啊？我送您吧？”

老太太也不说话，径直来到三狗的面前，指着三狗的车说：“我坐他的车。”说着，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三十元钱，递到三狗手上。三狗捏着那钱，呆呆地木在那里，突然两眼热泪盈眶，带着哭腔喊了一声“娘——”。

光头强先是一愣，转而哈哈大笑：“嘿嘿，三哥，可真有你的！大家都说你嘴拙，我看你是舌灿莲花啊！大娘坐你一趟车，你就开口管人家叫娘了，再急着挣钱也不能随便认娘啊！要像你这样，我不遍地是娘了……”

三狗大声说：“光头强，这真是俺娘！”原来，三狗娘昨晚听到儿媳妇和儿子干仗了，她今天特意走了十来里路，给儿子“消灾解难”来了。

次日清晨，三狗早早起了床，他来到娘的房间，对娘说：“娘，儿子今天一定不会让您再失望……”